

文白对照

古代家书精华

精 选 名 篇

白 话 注 解

现 代 翻 译

鉴 赏 评 析

王人恩 编著

甘肃教育出版社



『家书抵万金』，哪一个人没有盼望过收到亲人的来信呢？哪一双父母不想知道远在他乡的女子的消息呢？

文
白
对
照

精 白 现 鉴
选 话 代 赏
名 注 翻 评
篇 解 译 析

社

王人恩 编著

甘肃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代家书精华/王人恩编著. —兰州: 甘肃教育出版社, 2000

ISBN 7-5423-1001-1

I. 古… II. 王… III. 书信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古代
IV. 12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9524 号

责任编辑: 黄 强

版式设计: 王保华

封面设计: 徐晋林

封面题字: 黄 藩

古代家书精华

王人恩 编著

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

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

(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0 千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200

ISBN 7-5423-1001-1/1·84 定价 22.00 元

前 言

江水三千里，家书十五行。
行行无别语，只道早还乡。

这是一首题为《京师得家书》的五言绝句，作者为明人袁凯（字景文），诗见于其《海叟诗集》卷四；《明诗别裁集》选录并以“天籁”二字评之，遂流传甚广。的确，这首诗通俗易懂，明白如话，但情真意切，余味无穷。“三千里”道出京城与故乡的关山迢递，“早还乡”道出家人对自己的思念盼归，而“行行无别语”点明仅仅“十五行”的一幅短笺上面，作者读到的只是家人盼己早日归来的话语。诗的表层没有写及自己之怀念家乡亲人，诗的深层却饱含着强烈的思家念亲之情，作者收得家书后如获至宝的情状亦宛在目前。一封家书激起了作者强烈的创作欲望，一封家书勾起了客居京城、远离故乡（松江华亭）的游子的思乡之情，一封家书使袁凯给后人留下了人人心中所有、异代直有共鸣的“天籁”好诗。家书的魅力是何等的巨大！游子之盼家书，有如婴儿之望父母，大旱之盼甘霖，家书对安慰人们渴盼亲人消息，欲知故乡情事，尤其是安慰异地亲人那牵肠挂肚的心灵所起的作用，大约无可替代者。哪一个读得懂书信的人没有盼望过收到亲人的来信呢？哪一双父母不想知道远在他乡的子女的消息呢？无论是达官显宦，重臣名将，还是书生士子，贩夫走卒，

2 古代家书精华

只要处在父子相离、夫妻异居、兄弟分首、家人散处的境地，莫不渴望获得报平安、诉衷情的家书。难怪身处乱世、飘泊四方的杜甫早就写有“家书抵万金”（《春望》）的千古名句。

中国是文明古国，礼义之邦。在通讯手段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，人际交往、传递信息的重要而普遍的方式，就是写信。因此，中国古代书信文化异常丰富，家书之作琳琅满目，这是一份优秀而珍贵的文化遗产，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，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。



家书，通常指家人来往的书信。本书所说的家书，是指内亲外戚之间往来的书信，不涉及下属与上司、师长与弟子以及同事朋友之间往来的一般尺牍。

书信之文，名称繁多，概括而言，约有五类：牍、札、简、帖、函；分开来讲，有尺牍（亦作赤牍）、尺素、素书、书、书札、书尺、书牍、尺翰、尺简、简、简札、简帖、刀笔等概念。因其书写用具不同，得名相异，写在木片上的书信叫“牍”、“札”；写在竹片上的书信叫“简”；写在布、帛、纸上的书信叫“贴”（或作“帖”）；书信须装入封套，故又叫“函”，因为须加缄封，故亦称“缄札”。用一尺长的木简书写，故曰“尺牍”；用一尺长的绢帛书写，故曰“尺素”……。其实，这些名称并无严格的限制，在使用时较为灵活多变。总之，书信之文统称为“尺牍”者比较普遍。

从文体角度来看，家书属于散文的范畴，是尺牍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是实用性极强的应用文体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中专列《书记》篇，列举了不少古代书信名篇，系统地论述了书信的源流、特点等；吴讷的《文章辨体序说》、徐师曾的《文体明辨序说》

以及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，都把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叙说。姚鼐《复鲁絜非书》中还认为，鲁絜非所作“诸体中书、疏、赠序为上，记事之文次之，论辨又次之”。在评价桐城派文人鲁絜非书信文字做得好的同时，也表明了他对书信的重视程度和鉴赏水平。

“家书”一词虽早见于西汉^①，但它不是指书信，而是指家藏之书；作为书信意义上的“家书”一词，最早似见于三国曹丕的《典论·太子》：

余蒙隆宠，忝当上嗣，忧惶踧踖，上书自陈。欲繁辞博称，则父子之间不文也；欲略言直说，则喜惧之心不达也。里语曰：“汝无自誉，观汝作家书”，言其难也。

这节文字弥足珍贵，它告诉我们，早在三国时期，家书既已非常盛行，家书的写作又是一件难事，甚至于成为衡量人之才华高下的试金石，以致形成了人人耳熟能详的“里语”。我们理解，家书写作之难就难在它必须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抒发，敞开怀抱，尽所欲言，亦即“不文”而“直说”，不能写成矫饰做作的官样文章。因为抒发真情没有可套的“范文”，流露实感没有可描的“葫芦”，理由很简单，千人千面，千人千情。刘勰在论及“书”之写作要求时也曾指出：“详总书体，本在尽言，言以散郁陶，托风采，故宜条畅以任气，优柔以怵怀；文明从容，亦心声之献酬也。”^②所谓“尽言”，即直吐胸臆，不加虚饰，其目的在于“散郁陶，托风采”，亦即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，显示出自己的风

① 孔安国《尚书序》云：“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，焚书坑儒，天下学士，难逃解散，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。”

② 见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。

4 古代家书精华

范才华。言为心声，写信正是“心声之献酬”。刘勰在这里虽然是就书牍发论，其实，他也指出了家书的写作要求。明乎此，我们可以加深理解“汝无自誉，观汝作家书”的内涵。对此，黄宗羲有诗句概括得十分正确：“至文不过家书写，艺苑还应理学求。”^①只要粗略翻翻古人的文集，尤其是宋元以后的文集，即可发现大多数文人的集子里都列有尺牍一类，而生前自己编定、刊行的集子里，尺牍的收录既多且佳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鲁迅先生指出：书信是“较近于真实”的文字，“所以从作家的日记和尺牍上，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，也就是他自己的简要的注释”^②。

我们从古代诗歌中，也可以看出古人对家书写作的高度重视，姑举几例，以见一斑：

洛阳城里见秋风，欲作家书意万重。
复恐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。

——唐·张籍《秋思》

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锺泪不干。
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

——唐·岑参《逢入京使》

未读书中语，忧怀已觉宽。
灯前看封篋，题字有平安。

——明·高启《得家书》

① 见《南雷诗历》卷三《与唐翼修广文论文》。

② 见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孔令境编〈当代文人尺牍钞〉序》。

忽见平安字，封题是老亲。
 自惊为客久，不敢述家贫。
 松菊纵多故，路途唯一身。
 临风应不尽，还问寄书人。

——明·商家梅《得家书》

这四首诗写作时地不同，内容也有差异，但异中有同：抒写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（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）而思念故乡亲人的怀抱和“家书抵万金”的感受。《秋思》写已托人带一封信回乡，以安家人挂念自己之心；《逢入京使》写想带信回乡而无有纸笔，只好托使者带一平安口信；高启诗直道平安家书对自己的莫大安慰；商家梅诗写获得老亲平安家书后的复杂心情。由此，盖可想见家书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多大的地位！

二

作为古代尺牍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家书的发生发展源远流长，它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，每一发展阶段都有名篇问世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序“书说类”云：“昔周公之告召公，有《君奭》之篇。春秋之世，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，或为书相遗，其义一也。”其实，《君奭》篇是周公对召公的一种告语，即告诫之辞，实难说是书信。刘勰认为书信之体始于春秋战国：“三代政暇，文翰颇疏；春秋聘繁，书介弥盛。”^①刘勰着眼于书牍的社会功能与当时时代需要的密切关系，颇具眼光。因为春秋时代，列国之间外交往来频仍，聘问礼节繁多，借以传达信息、

^① 见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。

6 古代家书精华

交流思想的书牋自会应运而生，正所谓“需要是最好的老师”（普列汉诺夫语）。《左传》记载，文公十七年有《郑子家与赵宣子书》、成公七年有《巫臣遗子反书》、襄公二十四年有《子产与范宣子书》等，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的书信，但这些书信，更多地带有公牋文的性质，与战国以后产生的私人之间传递信息、交通思想的书信，甚不相同，更不是我们所指的内亲外戚之间往来的家书。

有人认为，我国古代家书最早产生于汉代。这是不准确的。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，现存的年代最早的家书，产生于战国末、秦代初。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于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郊睡虎地4号墓发掘出土木牋两件，均两面墨书秦隶，内容为从军出征的士卒黑夫和惊兄弟俩写给家里兄弟中（亦作“衷”）的家信。这是我国出土的最早的两封家书实物，也是迄今发现的古代最早的两封家书。据专家的考证，这两封家书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^①，即公元前223年，墓主大约就是中。两信中写及“直佐淮阳，攻反城久”，“居反城”；查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二十三年，秦王复召王翦，强起之，使将击荆。取陈以南至平舆，虏荆王。”陈，即淮阳，家书所言当指秦灭楚的战争。这两封木牋家书文字有残缺，但依稀可读，先看木牋甲，正面：

二月辛巳，黑夫、惊敢再拜问中，毋毋恙也？黑夫、惊毋恙也。前日黑夫与惊别，今复会矣。黑夫寄益就书曰：遗黑夫钱，毋操夏衣来。今书节（即）到，毋视安陆丝布贱，可以为禅襦裙者，毋必为之，今与钱偕来。其丝布贵，徒（以）钱来，黑夫自以布此。黑夫等直佐淮阳，攻反城久，

^① 见《云梦秦墓两封家信中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》，《文物》1980年第8期。

伤未可智（知）也。愿母遗黑夫用勿少。书到皆为报，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，告黑夫其未来状。闻王得苟得

反面：

母恙也？辞相家爵不也？书衣之南军毋……不也？
为黑夫、惊多问姑姊、康乐季须（嫠）、故术长姑外内
……

为黑夫、惊多问东室季须（嫠）苟得毋恙也？
为黑夫、惊多问婴汜季事可（何）如？定不定？
为黑夫、惊多问吕婴、圉里闻误丈人得毋恙……矣
惊多问新负、嫠得毋恙也？新负勉力视瞻丈人，毋与
……勉力也。

再看木牍乙，正面：

惊敢大心问衷，母得毋恙也？家室外内同……以衷，母力毋恙也？与从军，与黑夫居，皆毋恙也。……钱衣，愿母幸遗钱五六百，绾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。……用垣柏钱矣，室（实）弗遗，即死矣。急急急！

惊多问新负、嫠皆得毋恙也？新负勉力视瞻两老……

反面：

惊远家故，衷教诏嫠，令毋敢远就若取新（薪），衷令……闻新地城多空不实者，且令故民有为不如令者实……为惊视祀，若大发（废）毁，以惊居反城故。

惊敢大心问姑姊（姊），姑姊（姊）子产得毋恙？新地

入盗，衷唯母方行新地，急急。

细读这两封已残缺不全的家书，有以下几点认识：第一，问候亲友，表达作者对亲友的思念；自报平安，安慰亲人悬想的心灵。如几处有“母毋恙也”、“毋恙也”、“母得毋恙也”的字样，对在家的母亲致以问候，挂念之情溢于言表；数处“多问……”以及“多问新负、娶皆得无恙也”、“问姑稊子产得毋恙也”的字样，对亲友致以问候，同样是表达记挂心情。而“黑夫、惊无恙也”、“前日黑夫与惊别，今复会矣”、“与从军，与黑夫居，皆毋恙也”，是自报平安，是家书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。第二，交代家事，提出要求。如“必言相家爵来未来”、“告黑夫其未来状”，叮嘱“新负勉力视瞻丈人”、“新负勉力视瞻两老”，告诫衷“教诏娶，令毋敢远就若取新”，方方面面仔细交代。信中还提出要求母亲寄钱寄衣，且详细提出具体办法：如果安陆丝布价格低贱，就买上丝布做成夏衣（裋褐裙）带来；如果价格昂贵，就把钱带来自己在南方买。木牍乙还有“钱衣，愿母幸遗钱五六百，绾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”一节，坦率具体地给母亲提要求，而“室（实）弗遗，即死矣。急急急！”又是那么急切和直接了当，不加修饰做作，真是“辞若对面”。第三，信中还透露出对自己目前处境、未来前途的些许担忧，如“黑夫等直佐淮阳，攻反城久，伤未可智也”，因为是从军打仗，死伤难以自料，故有是语。这恰恰表明家书语言直白、感情真挚的特点。总之，这两封木牍家书质朴无华，不加矫饰，坦率明言，如话家常，家书所应有的核心要素都已具备。因此，它们在中国古代家书发展史上自应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这也印证出章学诚的如下判断大致准确：“后世之文，其体皆备于战国。”^①

^① 见《文史通义·诗教上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，叶瑛校注本第60页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纸、简、绢、帛等书信材料的进步，汉代的家书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，其内容更加丰富，对象更加广泛，特别是文人学者对写信非常重视，视作其创作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所以这一时期的家书异彩纷呈，有不少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。如刘邦的《手敕太子文》深悔早年轻薄文人之举，强调为学的重要性，又告诫太子刘盈谦恭以自立。司马谈的《命子迁》告知司马迁要继承父志，完成《史记》的写作。司马迁在个人荣辱与文化事业的天平上，经过艰难痛苦的思索，最终选择了后者，完成了《史记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没有司马谈的《命子迁》，就没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家书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！东方朔的《诫子》重在告诫儿子容身避害，刘向的《诫子歆书》则重在提醒儿子要懂得祸因福生、祸藏于福的深刻道理，“吊者在门，贺者在闾”和“贺者在门，吊者在闾”的名言至今流传。这两封家书又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汉代家书内容的拓展，家书已经成为人们教子的重要手段之一。再如孔子的八世孙孔鲋的《将没戒弟子》：

鲁，天下有仁义之国也。战国之世，讲颂不衰，且先君之庙在焉。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，学儒书而知权变，是今师也。宗于有道，必有令图，归必事焉。

是以家书品评人物；孔臧的《与侍中从弟安国书》却以家书论文衡艺：

臧报侍中相知：忿俗儒淫词冒义，有意欲校乱反正，由来久矣。然雅达博通，不世而出；流学守株，比肩皆是。众口非非，正将焉立？每独念至此，夙夜反侧，诚惧仁弟道非信于世，而以独知为愆也。

人之所欲天必从。旧章潜于壁室，正于纷扰之际，歎尔

而见，俗儒结舌，古训复申。岂非圣祖之灵，欲令仁弟赞明其道以阐其业者哉？且曩虽为今学，亦多所不信。唯闻《尚书》二十八篇，取象二十八宿，谓为至然也。《河图》古文，乃自百篇邪？如《尧典》，说者以为尧舜同道，弟素常以为杂有《舜典》，今果如所论，及成王道雷风，周公信自在，俗儒群驱，狗吠雷同，不得其仿佛，恶能明圣道之真乎？

知以今讎古之隶篆推科斗，已定五十余篇，并为之传云。其余错乱，文字磨灭，不可分了，欲垂待后贤，诚合先君阙疑之义。顾惟世移，名制改变，文体义类，转益难知。以弟博洽温敏，既善推理，又习其书，而犹尚绝意，莫肯垂留三思；纵使来世亦有笃古硕儒，其若斯何？呜呼，惜哉！先王遗典，缺而不补；圣道之业，分半而泯，后之君子，将焉取法？假令颜、闵不歿，游、夏更生，其岂然乎？不得已，贵复申之！

表达了对今文《尚书》的不满，认为孔安国整理古文《尚书》，使孔子学术得以再传，遣词用语典雅而精当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、秦嘉与徐淑的往来之作，却用以抒衷情，道爱慕。杨贵的《病且终令其子》遗言薄葬，欧阳地余的《戒子》则留语拒受官属财物。其他如尹赏的《临死戒诸子》、陈咸的《戒子孙》，后汉樊宏的《戒子》和《遗敕薄葬》、张酺的《敕子藩》、崔瑗的《敕妻子》和《遗令子实》、赵咨的《遗书敕子胤》、范冉的《遗令敕子》、张奂的《诫兄子书》等，都值得一读。马援的《诫兄子严、敦书》以其内容的精警和语言的精炼获得了很大的反响，其中“刻鹄类鹜”、“画虎类狗”二语已成为熟典；郑玄的《戒子益恩书》则命辞吐意，是著名的述志教子的家书。邳彤的《报父弟妻子》则写得安详而悲壮：

事君者不得顾家。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，刘公之恩也。公方争国事，彤不得复念私也。

据《后汉书·邳彤传》载：“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系彤父弟及妻子，使为手书，呼彤曰：‘降者封爵，不降族灭！’彤泣涕报曰……”在生死面前，邳彤毅然向忠而背孝，作书道其内心情愫，写得感人至深。无独有偶，赵岐的《遗令敕兄子》同样写得坦荡而超脱：

大丈夫生世，遁无箕山之操，仕无伊吕之勋，天不我与，复何言哉！可立一员石于吾墓前，刻之曰：“汉有逸人，姓赵名嘉，有志无时，命也奈何！”

“有志无时，命也奈何”八字后面涌动着一股人生的悲怆、苦涩和辛酸，与他《孟子题辞》所谓“乱思系志”一脉相通。

到了魏晋南北朝，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，书信体文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。不少文人以擅长书牍而为人称道，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云：“魏之元瑜，号称翩翩；文举属章，半简必录；休琰好书，留意辞翰：抑其次也。嵇康绝交，实志高而文伟矣；赵至叙离，乃少年之激切也。至如陈遵占辞，百封各意；祢衡代书，亲疏得宜：斯又尺牍之偏才也。”正是在书信体文学蓬勃发展的同时，家书亦不甘落后，以致于有了“汝无自誉，观汝作家书”的“里语”，可知当时人们对家书写作的重视和推崇。曹操有著名的《戒子植》，言短而意丰，严厉的语气中蕴藏着老父亲的爱子之情。曹丕的《戒子》别具怀抱：

父母于子，虽肝肠腐烂，为其掩避，不欲使乡党士友闻其罪过。然行之不改，久矣人自知之。用此任官，不亦难

乎？

前半概括人之常情十分准确，后半言过失必为人所知。绵里藏针，令人警戒，与乃父家书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孙权有《让孙皎书》，其中“人谁无过，贵其能改”已成为名言；诸葛亮于戎马倥偬之余写有《诫子书》两封，其《诫外甥书》尤为脍炙人口。刘备有《遗太子敕》，其中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”二语流传千古。虞翻的《与弟书》见解通达而大胆：

长子容，当为求妇。其父如此，谁肯嫁之者？造求小姓，足使生子。天其福人，不在旧族。扬雄之才，非出孔氏之门；芝草无根，醴泉无源，家圣受禅，父顽母嚚，虞家世法出痴子。

在崇尚门第的时代，虞翻却反对门当户对，识见过人。殷襄的《诫子书》写道：

夫道也者，易寻而难穷，易知而难行也。故京房之徒，考步吉凶之变，而不能自见其祸，更为姚平所诫，此道之难知也。省尔之才，不及于房，而吾之言，过于平矣。昔正考夫三命滋恭，晏平仲久而敬之，曾、颜之徒，有若无，实若虚也。况尔析薪之智，欲弹射世俗，身为谤先，怨祸并集，使吾怀朝父之忧，为范武子所叹，亦非汝之美也。若朝益暮习，先人后己，恂恂如也，则吾闻音而识其曲，食旨而知其甘，永终吾余年矣，复何恨哉？古人有言，思不出其位。尔其念之，尔其念之！

为儿子指出安身立命、全躯避祸的途径，坚决反对“弹射世俗”。

姜维的《报母书》“良田百顷，不计一亩；但见远志，无有当归”，运用谐音和嵌入药名的手法抒写胸怀，别具一格。其他如王祥的《诫子孙遗令》、羊祜的《诫子书》、王修的《诫子书》、陶渊明的《与子俨等疏》、源贺的《遗令敕诸子》、杨椿的《诫子孙》、范晔的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等，都堪称家书中的优秀之作。

南北朝是骈文的兴盛时期，家书受其影响也有骈偶倾向，并融叙事、抒情、写景、状物于一体。此类家书，首推鲍照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，它以书简写景状物，诉说路途艰辛和旅怀愁苦，抒发惊奇感叹之情，直似一篇写景状物之赋。后代如此写家书者，寥若晨星，大概是难以企及的原因吧。直到清代，王闿运的《到广州与妇书》始一补千年之空白，虽文辞略逊于鲍，但文辞古朴，章法近似，足资开人眼界（详见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之【简评】）。再如何逊的《为衡山侯与妇书》、魏长贤的《复亲故书》、宇文护的《报母阎姬书》及《为阎姬与子宇文护书》、庾信的《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》等，都是以骈偶文作家书的佳作。《复亲故书》虽为模仿《报任安书》、《报孙会宗书》之作，但时见新颖；《报母阎姬书》、《为阎姬与子宇文护书》是古代家书中不可多得的名篇，钱基博认为前者“为北朝第一篇文字”，后者“足与护书称珠联璧合矣”^①；钱锺书也指出：“窃欲言北齐无文章，惟《阎姬与宇文护书》，可乎？”^②

唐代诗歌高度繁荣，盛况空前，可是家书发展似略显不够。个中原因，尚待探究。翻检《全唐文》，家书不多，佳作委实较少，骆宾王有《与情亲书》和《再与情亲书》，李华有《与弟莒书》，元稹有《海侄等书》以及《莺莺传》中莺莺给张生的家书等，各有特色。宋代家书较唐代有所发展，明白浅显是宋代家书

① 见《中国文学史》上册第247页，中华书局1993年4月版。

② 见《管锥编》第四册第1513页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。

的突出特点。试读范仲淹的《与中舍书》：

某再拜中舍三哥：今日得张祠部书，言二十九日，曾相看三哥来，见精神不耗。其日晚吃粥数匙，并下药两服，必然是实。缘三哥此病因被二嫖烦恼，遂成咽塞，更多酒伤着脾胃，复可吃食，致此吐逆。今既病深，又忧家及顾儿女，转更生气，何由得安？但请思之，千古圣贤，不能免生死，不能管后事，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，谁是亲疏？谁能主宰？既无奈何，即放心逍遥，任委来去。如此断了，既心气渐顺，五脏亦和，药方有效，食方有味也，只如安乐人。忽有忧事，便吃食不下，何况久病，更忧生死，更忧身后，乃在大怖中，饮食安可下？请宽心将息将息。今送关都官服火丹砂并桔皮散去，切宜服之服之。

这封家书是写给当时任太子中舍的三哥范仲温的，分析病由头头是道，劝导兄长安心养病，去掉心病，“放心逍遥，任委来去”，“心气渐顺”之后，病自然就会痊愈。信写得入情入理，言疾病生死出以豁达的态度，具有深刻的人生启迪。欧阳修的《与十二侄》以亲切关怀口吻教导侄子要尽公报国，廉洁奉公，不能遇事躲避，在国家危难之时要能够“临难死节”，读来催人振奋。司马光的《训俭示康》更是流传甚广的名篇。再如王安石的《与舅氏吴司录议王逢原姻事书》、苏轼的《与侄千之书》和《与元老侄孙书》、黄庭坚的《答洪驹父书》和《与徐甥师川》、朱熹的《与长子受之》、文天祥的《狱中家书》等，都清新可读。试读黄庭坚的《答洪驹父书》：

驹父外甥教授：别来三岁，未尝不思念。闲居绝不与人事相接，故不能作书，虽晋城亦未曾作书也。专人来，得手